

在秋天编一个筐子

章铜胜

这个秋天,当我真的走进田野时,才忽然发现自己只是一个闲人,或是懒人。眼前丰收和忙碌的景象,似乎和自己没有多大的关系,我已经是一个局外人了,可我依然想在这个秋天做一些事情。我能做些什么呢?参与秋收吗,好像不需要我。用自己的文字描述秋天吗,也有些力不从心。画笔对我来说是陌生的,连调色和描绘物体基本形状的能力都没有。此时,什么也不能做的我,才知道自己的一无是处。

刘亮程在《等太阳从西边升起》一文中说:“每年秋天我编一个筐子,有时编两个。写作是脑子的梦想,我不能因为地把身体和手艺荒了。”他在文章中没有说,在秋天编一两个筐子做什么用,可我觉得他的想法很有意思。我也想在秋天编一个筐子。刘亮程想在秋天编一两个筐子,是为了身体和手艺不至于荒了,而我想在秋天编一个筐子,用这个筐子装一些想要装的东西,那是一筐关于秋天的记忆。

用什么材料编一个筐子呢?竹篾、柳条、藤条,或是其他的什么东西,都可以。我不会编筐子,可我觉得会编筐子的人,不仅有一双灵巧的手,还有一种宁静淡然的心境,看着就让人羡慕。记得有一年秋天,我去皖南看徽州的老房子,那些年,我总爱去皖南,一年至少一两两次。在一幢老房子前,我看见一位老人坐在老房子的天井旁,正在用藤条编着一个筐,我远远地看着,藤条在他手里有节奏地上下跳动,一个藤筐也渐渐成形。我很喜欢那个藤筐,但也只能远远地看看而已。我不会用任何材料编一个筐子,但我依然会想象自己能在秋天编一个属于自己的筐子,这很矛盾。

我会用这个筐子装新收的花生。新鲜的花生湿湿的,还沾着地里的黄泥,装在筐里,提到村前

的池塘里淘洗,泥从筐里滤出,花生便洗干净了。拎回家,在太阳下晒着,麻壳像是能围住阳光一样。只几个太阳,花生就晒干了。晒干的花生,装进筐里,晃一下,哗哗的声音从筐的缝隙间洒下来。筐子很实在,装下它该装的东西,也洒下它不愿留下的东西。

筐子可以装山芋、毛芋,装玉米、南瓜,装萝卜、青蒜,装捡来的栗子、山果,等等。一个人提着一个不大的筐子,在田野里闲逛,也可以装一朵飘散的云、一只飞过的鸟、一声虫鸣、一朵错开的桃花或海棠、一枝正开的桂花、一些散漫的心事,装下我想装的东西。在秋天,编一个筐子,一个可以装进自己想装的所有筐子,那是一只完全属于的筐子,在一些秋日,也在一只想象的筐子里。

在秋天,我要用心去编一个筐子。晴天时,将筐子放在晒场上,装下一些阳光;秋风起时,将筐子放在院墙上,过滤阵阵秋风;黄昏时,将筐子挂在屋檐下,留住黄昏温暖的夕阳和一夜清澈明亮的月光。



骑行 何汝峰 摄

遛狗的人

许若齐

小区依山傍水,草木森森,浓阴蔽日,应了开发商当时的一句广告词:“这里鸟比人多。”但狗也确实不少,养狗人家早晚都要出来遛遛的,也就有了一道“人模狗样”的风景。

狗是宠物,被人好生养着,其作息时间与主人大致同步。每每晨曦微现时,它们都在窝里酣睡。待到天已大亮,鸟儿叽叽喳喳叫成一团时,遛狗的身影开始在小区里绰绰可见。

同为遛狗,外面马路人行道上的遛法与小区里的大不一样。前者一般是人被狗牵着走,呈单向直线前行状。步履急匆,坚持数月,持之以恒,身上的赘肉肯定要去却不少的;后者则完全是休闲式的,人与狗不即不离,不紧不慢地遛达,你可以停下来与迎面而来的同类寒暄、互致问候,谈天气股票,说菜价足球,最后互加微信,成为朋友。此狗与彼狗估计也是“相看两不厌”,很快就亲热成一团;人随意散步,心情放松,狗也可以东跑西钻,去草丛里扑个蝴蝶,与低空飞过的喜鹊来个追逐比赛。

也有人走着走着就坐在临湖的长椅上了,湖边芦苇萋萋,杂树生花;湖面波光粼粼,鹭鸟穿飞。人若有所思,时间长了就是呆兮兮的样子,狗也安静着,后腿跪地,面朝一泓湖水,表现出心向远方的神情。

傍晚是遛狗的另一个高峰。大凡有狗的人家,这时候都是要出来走走的,显得比早晨热闹些。有一位喜打网球的人,每每在草坪上练习,球抛打得远远的,他带出的一条脚力矫健的大狗则欢快地追着捡回,如此这般的不知多少次。妻小在一边不断

地喝彩、加油,和谐美满的场面着实让人羡慕不已。

有一家三口出门,男主人牵着一大狗在头里走,夫人则带着一身材适中的犬跟着,小女孩逗玩着一条哈巴狗尾随。路人侧目而视,窃语:都是三口之家啊。狗多了,无形中,也有了个种类、档次的分别。高大强猛、威风凛凛的,娇小伶俐,其状可掬的,本土的,进口的,价码自然差别很大,更名贵的也不乏少数。我实在不懂这里面的学问,也不想涉及其中。每月的收入有限,养家糊口,还要出去旅游,剩不了多少,再添一口恐怕要入不敷出了。更何况狗通人性,养长了会生出深厚的感情,割舍不了的。我的一位朋友养的一条狗因年事高而仙逝,厚葬之,一家人弄得相当痛苦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自拔。见了我,连连摇头:无论如何,不能再养了。

还有一次我散步,前面有一妇人搂抱着被褥裹着之物在喃喃私语,无非是“妈妈疼你,你要乖乖听话,做个好孩子”之类。语气亲昵,想必是娇生惯养的。走近一看,一个毛绒绒的脑袋从被里探出,原来是一条泰迪。

各家对自己门下的狗的都是爱护备加的,你只要看看它们身上的换季衣服就知道了。春秋天的各色夹袄鲜亮着,冬装也是很考究的,裘皮裹身的也不乏其狗。去年冬天下雪,我喜欢雪景,于是出门,在雪里佝着身子,蹒跚前行。路经诸楼诸户,皆雪压树枝深闭门。很想一只小狗穿着花袄破门而出,与我结伴同行。小区一圈走完,还不能遂愿,见到了一只狗在雪地上的脚印,孤单单的,没有人的足迹相伴而行。我估计是哪家的某条狗受不住皑皑白雪的诱惑,偷偷跑出来撒欢了。我乐了,看来知音还是有的啊!

小区对养狗遛狗都有规定,总体上狗的主人还能遵守,时不时看见遛狗的人俯下身来,认真地用纸擦去自家狗的排泄物,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袋里。我内心由衷点赞:文明。

与父同饮

谢光明

父亲年逾七旬,身体不是很好。前日,他打来电话,要我回去杀猪,他今年又养了一头猪。我和妻子匆匆忙忙赶回老家,白天,请堂兄、老表来帮忙,抓尾巴,拉耳朵,将一只百多斤的黑猪摁在凳上杀了。晚上,照例还要邀请邻居亲朋过来喝酒,吃杀猪饭。第二天,在父亲的指导下,我将猪肉一块块抹上盐,腌制在大缸里。父亲用一根筷子慢慢灌香肠,并不时指点我,说这里盐抹少了,那里没压结实。

腌猪肉是个繁琐的事,在缸里腌制一个多月,然后拿出来洗,洗完再晒,连续晒一个多月,再又挂起来阴干。爬上爬下,对一个70多岁的老人来说,是一件很吃力的事。晒好的腊肉,父亲让我全部带到城里,自己一点也不留,说咬不动,他牙齿已经掉光了。第二天,我用半天时间,把猪栏拆了,那些木板也被我锯成一截截的柴薪,码放在院子里。如此,父亲养不了猪,我放心一些。

父亲嗜酒,但不酗酒,却也有醉的时候。一次是我结婚,一次是我女儿结婚,平时沉默寡言的他,醉了就唱黄梅戏,荒腔走板,手舞足蹈,滑稽可笑,成为他一生中少有的笑料。好在客人都是自家人,纷纷拿他逗乐。第二天,父亲像做错了事情的小孩,在大家面前低着头,惭愧不已。

小时候,家里只有我们父子俩。我高中毕业后,回乡跟父亲务农,驮杉树、拉板车、蒔田、收割。刚开始务农,样样外行又没有力气,从山上把杉树用肩膀驮到机耕路边,一趟一趟肩膀破了皮,磨出血,火辣辣。驮到机耕路的木材,还要装上板车,拉到10里外的木材收购站去卖。乡间泥泞的机耕路,被“小四轮”拖拉机和三轮车反复碾压,成了黏糊糊的泥浆路,我和父亲就在这泥浆路上艰难地推着板车,浑身被泥浆浸泡,像两个刚出土的兵马俑。晚上天黑才回家,累得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父亲做好晚饭,端菜上桌,递给我三个三钱的白瓷酒杯,要我喝一杯散装白酒,说能活血舒筋。第一次喝酒,喝的很少,就有些晕乎乎的,但是感觉全身都松弛下来,疲劳感顿消。第二天,父亲说,如果不给你喝点酒,你会浑身酸痛,晚上睡不着觉。原来,父亲一直以来喜欢喝酒,是要借此来驱散身体的劳累。

慢慢地,我跟父亲一样,每天晚上也爱喝点小酒。我们一边喝,一边商量农事,父子俩像一对兄弟似地你斟我酌。逢年过节,还要一来一往,轻轻碰杯,以示尊卑。平时喝的都是小店打的廉价散装酒,只有过年过节才买几瓶装酒。后来我成了家,又带着家人出去打工、生活,父亲一个人留守在农村,看护着祖辈留下来的一亩三分地。每次回家看望父亲,我都会搬几箱酒带回去。酒不是什么好东西,父亲鳏居偏远山村生活,只有酒可以帮他打发寂寞。

晚上,妻子端上菜,我们父子跟以前一样,再次对坐在八仙桌举杯对饮。一直工作生活在外地,能陪着父亲喝酒,真是天伦之乐。父亲只倒了小半杯,用皴裂的唇呷了一小口,还留下一些就不喝了。他有了许多病,尤其是肠胃老化,消化不良,医生一再嘱咐他要戒酒,他基本上也戒成了。看着父亲慢慢端起杯子,又轻轻放下去,我是多么希望他还能像以前那样醉一次,再唱一段黄梅戏,我们围着他笑。

